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七回 寇本良千里寄魚書 侯元首平壤設租（祖）帳

圖存固國要道，總不外乎學問。自識之士待子孫，全都著重本身。先教溫經習禮，後教博古通今。先生勸勉友人箴，德業自能前進。上場來《西江月》罷，書歸上回。上回說的，是那樸泳孝發兵，是沒有的事情，不過是說書的一個回頭。閒話少說。

單說那霍建修領著樸泳孝八名家丁，把閔皇后播（勒）死，扔在井內。到了天明，到樸泳孝的衙門，見了樸泳孝說道：「事情成了。昨夜晚上，那閔後觀月，乘著那個機會，我們就把他播（勒）死了，將屍首扔在澆花井內。」樸泳孝說道：「好，可以（一）下子去了我一塊大病。」霍建修說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昨日下午，閔後將寇儒臣召進宮中，不知商量些個什麼事情，半晌才出來。我看此老也當除治了，不然必為後患。」樸泳孝說：「我道（倒）有意除治此賊，但是他與那雲在霄最好，現在十三道的兵權。全在在霄的手中，要是把寇儒臣殺了，他要知道，豈能答應咱們嗎？」建修說：「是，那不妨，卑職有一條拙見，管保那寇儒臣雲在霄二賊，盡死於非命。」樸泳孝說：「你有何計策，快快講來。」霍建修說道：「大人在上，聽我道來。」

好一個霍氏建修狗奸佞，要害那寇、雲二位幹國卿。他說道：「在霄鎮守平壤地，他手下足有十萬虎狼兵。寇儒臣與那在霄甚相好，要私著磨（謀）害咱們了不成。要想著把他二人除治了，敝人我有一計兒甚可行。第一要作下一封好假信，就說是寇雲二人反心。這封信是那在霄他寫的，約會那寇儒臣來為內應。下書人兒走錯了，將書信送到咱府中。金駕（鑾）殿上把本奏，拿著這封信兒作證憑，立逼那皇上把旨下，好除治那儒臣老奸雄。然後咱再派人平壤去，把那在霄老兒調進京。將他兵權去弔（掉）了，然後咱再把他一命坑。這是小人一拙見，大人你看可行不可行？」永老（泳孝）說：「正合我的意。」遂急作了信一封，急忙忙把那家丁點齊整，帶領著人馬奔皇宮。記下他們咱不表，急回來把那李熙皇帝明一明。

話說韓皇李熙，那日宿在西宮，清晨方才起來，有正宮的人來報，說道：「娘娘昨夜帶著兩個宮娥觀月，未見回來，不知那鄉去了，尋找一氣，也無蹤影。」李熙聞言，說道：「這事可也怪了！」正在那宮中狐疑，忽有皇門官進來奏道：「說是樸泳孝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李熙聞言，急忙忙上朝，樸泳孝上殿，奏道：「我主在上，臣有本奏。」

好一個樸氏泳孝狗奸雄，他在那金殿以上把本升。說道是：「雲在霄現今要造反，連（聯）合那寇儒臣來為內應。我主要是不憑信，現有他的信一封。」說罷將信呈上去，李熙皇帝用目睜。上寫著：「在霄雲氏三頓首，敬啟於儒臣老年兄。現如今咱國以內君軟弱，我想要奪取他那錦江洪。此時我有兵十萬，望乞著仁兄與我為內應。」韓皇他看罷這封信，遂把那樸泳孝來問一聲：「這封信你可是從那得來的？」泳孝說：「下書人錯送我衙中，臣將那下書人兒獲拿住，所以知他們要把反心。望我主速降聖旨，臣好斬那儒臣老奸雄。今日要是不把儒臣斬，我就在金殿以上來行兇。」逼的韓王無及（計）奈，他這才寫了旨一封。樸泳孝得了皇上旨，教軍場裡去點兵。點齊了一千人共馬，撲奔那儒臣府內行。眼前來那儒臣府，吵的一聲圍了一個不透風。

話說樸泳孝帶領著人馬，把寇儒臣府團團圍住，闖進大門，呼道：「寇儒臣接旨。」單說寇大人正在屋中坐著，尋思那寇本良前去搬兵，不知有成無成。忽有家人來報，說道：「適才小人聽人說，昨夜晚間娘娘出宮觀月，不知那鄉去了，現在各處尋找呢。」正說之間，又有家人來報，說道：「大人哪，不好了！外邊有樸泳孝帶領著兵馬，把咱宅子圍住，現在院中，喚你接旨呢！大人快出去看看吧！」寇儒臣以（一）聽，尋思必是事情洩漏了，急忙出了屋中。樸泳孝罵道：「老賊！你無故勾引雲在霄作反，天子命我前來拿你，快快受綁！」儒臣以（一）聽這話，驚的目瞪口呆，知事情真洩漏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我與雲在霄謀反，有何證據？咱兩（倆）得面見天子。」樸泳孝說道：「你不用辨別啦，天子命我急溜將你斬首，再待幾天，你那羽翼到來，就治不了你啦。」吩咐聲：「兵丁，你們與我快綁！」那兵丁忽啦啦上來，把儒臣綁了，又去屋中，把他家人全部綁了，來到樸泳孝眼前交令。樸泳孝一查，只三十七口，說道：「聞人說，儒臣家中四十九人，怎麼少三口？少了別人不要緊，他那兒子怎麼也沒有拿來？你們與我快搜一會。」也沒搜著。樸泳孝說道：「一個小小孩童，能逃得那裡去？先將他們斬首，然後再捉他三人，也未為遲晚，大凡不能出此城中。」於是將他們拉在車上，可就撲奔法場走下來了。

好一個為國忠良寇儒臣，坐在那車子上淚紛紛。「只誠（曾）想：搬兵好來除奸黨，那知道忽然洩漏巧原因。也不知這機關怎麼漏，他就要斬我全家共滿門。那君王我也不能得見面，上何處與他把那是非分。滿朝中皆與好賊同一黨，是何人能夠與我把冤伸？死了我寇氏一家不要緊，最可惜大韓江山被人吞。聽人說昨夜娘娘去觀月，一宿裡未從去上宮內存。說話著不知人兒在那裡，說死了屍首下落無處尋。大概是為那奸賊他們害了，若不然怎麼就一夜影無蹤？若果然娘娘也是喪了命，這機關洩漏就算真。好賊們朝廷以內把君迫，外邊裡欺壓眾多好子民。有朝一日惡貫滿，准被那萬把鋼刀把身分。有人要把那奸賊除治了，老夫我死在九泉也甘心。也不知本峰送他哥哥到何處？也不知本良趕起身未起身？也不知他們哥兩（倆）知道不知道，大料著無人與他送信音。果然要有人與他哥兩（倆）把信送，我寇門或者能夠有後根。」正是大人胡思想，眼前來那法場正中心。樸泳孝那邊傳下命，叫了聲：「大小兒郎細聽真。將法場與我圍好了，別讓進來外邊人。立刻就將他們斬，不要等著那時辰（辰）！」軍士一聽這句話，將寇氏一家圍在當心。在車上將他一家全提下，棍擗以上綁住身。劊子手虎頭大刀忙舉起，克又一聲血淋淋。一煞時寇氏一家全廢命，但見那地下人頭亂紛紛。法場裡乾（韓）國忠良廢了命，樸泳孝又領著兵丁把他小兒尋。五街八巷翻了個遍，也未見著寇家一個人。押下泳孝尋人且不表，再把那本良兄弟雲一云。

話說寇本良兄弟與那老院公三人，出了家門，正走之間，本峰說：「哥哥，今日遠行，我得遠遠送送。聞聽人說，城北十里以外，有一座集賢館，甚是幽雅，今天咱們到那裡，連與哥哥錢行，代觀觀景致。哥哥你說好與不好？」本良說：「兄弟說好便好。」於是他三人就往前走。

到了城外，忽見迎面一少年，騎馬如飛而來，到了跟前，搬鞍下馬，說道：「賢弟你往那裡去？」本良以（一）看，不是別人，是那親王李應藩之子李樹蕭。此人與寇本良最相好。當日在街頭溜馬，見了本良背包而行，忙問道：「賢弟你望何處去？」本良答道：「我上平壤探親去。」又問道：「本峰他跟之作什麼呢？」本良說：「他要上集賢館連觀觀景致，代與我錢行。」樹蕭說：「不是城北那集賢館嗎？」本良說：「正是。」樹蕭說：「你在那等著我，我到家中取點錢來，也到那集賢館去。」本良說：「是。」本良又問道：「兄長這匹馬在那買的？如此之快。」樹蕭說：「前日在市上買的。此馬一日能行八百里路，要像賢弟你那足，可能夠跟上這匹馬的步。」本良說：「真算是快馬。」說罷，樹蕭上了馬，說道：「你們可千萬等著我。」於是樹蕭回家。

那寇本良三人，不多一時到了集賢館，進了屋中，酒保過來（倒）上茶，說道：「你三位用什麼飯，瞧（炒）甚麼菜呢？」本良說：「是不忙，我們還有一位未到呢。」酒保就過去了。他們吃了一會茶，又到外邊觀看了一會景致，樹蕭也靡來。正在著急之時，只見樹蕭從外邊慌張張進來，說道：「賢弟呀，不好，不好了！」本良說：「怎的了？」樹蕭說：「我親自回到家中，聽家人說，昨天晚上閔娘娘出宮觀月，未見回來。以後又聽人說，樸泳孝在金殿上，告你家大人，與雲在霄謀反。現在那樸泳孝領著兵，把你家人全都綁上，要去斬首，賢弟你快領著公子，騎上我這匹馬逃命吧！再等一時不走，他們必各處派兵嚴拿，你那時就走不了啦。賢弟你快著吧！保全公子性命要緊！」本良以（一）聽這個話，說道：「事到這個樣，我先把公子保護出去，接續寇門香煙要緊。」遂告訴那老家人，說道：「你先去逃命吧，日後打聽准了，咱家中老幼的性命如何，再與我上平壤送信。」樹蕭說：「你不用管他，快上馬走吧！」於是本良抱著本峰上了馬，二人灑淚而別。樹蕭那馬，走路如飛，本良暗暗的說道：「我二人可許能逃出性命？」走了一時之間，連影兒也看不見了。遂聽樹蕭遂又跟那老家人說道：「你隨我來吧，日後再與他們送信。」那老家人跟著樹蕭去了，不表。

單說本良把那馬，緊緊加了幾鞭，那馬四蹄登空，如雲霧一般，可就撲奔平壤走下來了。

好一個寇氏本良小英雄，他在那馬上不住緊加功。心急只嫌馬走慢，不住的緊緊用鞭撻。那馬本是一匹追風豹，走起來好像雲霧一般同。轉眼間就是七八里，不多時出了漢城地界中。在馬上想起家中老與幼，不由的撲軟兩眼落淚痕。開言：「不把別人罵，罵了聲樸氏泳孝狗奸佞。我與你一無仇來二無恨，你為何害我全家活性命？幸虧是樹蕭兄長來送信，要不然我們兄弟也得把命坑。到後來又賜我們一匹馬，此馬好比一歡龍。龍虎駝我兄弟出虎口，好一似死裡逃生。我兄弟好比一雙失群雁，誰要見了誰欺凌。如果是一路平安無有事，也算是祖宗以上有陰功。我今還帶著娘娘一封信，大料著裡邊必有大事情。聞聽說娘娘昨夜未回轉，那性命八成有死無有生。我本是平壤送信一個客，那誠（曾）想成了一雙逃難星。滿道上衰草含煙射人目，各處的臨崖老樹起秋風。各山上樹葉飄零刮刮響，各河裡與那天光一色青。遠山上片片祥雲才出岫，草地裡蕭蕭牧馬乍悲鳴。看起來孤客遠行誰不怨，況其是身負重冤外邊行。到平壤我把雲老大入見，讓他速速就發兵。大兵發到漢城去，好與我家報冤橫。一煞時走了六百里，看了看玉兔向東升。天道黑了也不住店，乘著日（月）色奔前程。書中裡押下寇氏兩兄弟，急回來把那泳孝明一明。

話說樸泳孝殺了寇氏滿門，又派人尋找本峰，五街八巷翻遍了也沒有，說道：「他知道信息，有人將他放逃了，他要走也必望平壤，投雲在霄去。」遂又派些人馬前去追趕。列明公你們想想，寇本良騎的是秋（追）風豹，又走了多時，他們那裡趕得上？那兵丁趕了一程，蹤影未見，也就回來交令。樸泳孝說：「既靡拿住，量其一小孩子能怎的。」遂又上金殿奏本，說：「逆臣寇儒臣已經除治了，那雲在霄是他一黨，要知道了，也必然作亂，望我主再刷一道旨意，命霍建修上平壤，把雲在霄調進京來，先去了他的兵權，然後再殺他，以絕後患。」李熙說：「雲在霄累次有功，說他是作反，也靡有甚麼憑據，去了他的兵權，也就是了，那可把他調進京來殺了呢。」樸泳孝說：「昏王，事情到了這個樣子，你還說他不能作反呢。今日你要不刷旨意，我就先把你這昏王除治了！」說著就向前去，韓皇見勢不好，說：「我刷也就是了。」於是刷了一道旨意，命霍建修上平壤，調雲在霄不表。單說李熙皇帝回到宮中，思想起自己的江山，可就落起淚來了。

李熙皇帝獨坐官中淚盈盈，思想起自己江山好傷情。「滿朝中無有一個好臣宰，俱都是貪祿求榮狗奸佞。樸泳孝立逼我把旨意下，殺了位忠心無貳乾（韓）國卿；又派我把那雲氏在霄調，不應成（承）就向我來行兇。在霄他要知道其中的事，必能夠除淨這幫狗奸佞。」正是那君王宮中胡叨念，忽聽樵樓以上起了更。樵樓上打動更幫不緊要，想起來閔氏皇后女俊英，說道是：「卿呀！你那裡去了？為甚麼一夜一天未回宮。莫非說你讓奸臣謀害了？怎麼也不見你那死屍靈？如果愛卿為國把命兒殞，叫王我心中怎樣疼。就著你一天一夜未回轉，你那命大概是歸了枉死城。也不知何人將卿你害死，也不知你那屍首何處扔，也不知害你怎麼無人救，也不知你為甚麼出了宮？卿呀你死一生只顧你，拋下寡人我的是難容。是何人能夠與我這來勤政事？是何人能夠前來與我治江洪？是何人巧修政治安黎庶？是何人重定軍章整整兵？韓國裡諸般政策皆卿定，所以近幾年來得太平。愛卿你死不要緊，寡人折了一左肱。卿你一死我就受了氣，心思起怎不讓人痛傷情。」這君王越哭越痛如酒醉，好似萬斜珍珠落前胸。正是這君王宮中哭悶後，忽聽得金雞三唱大天明。押下李熙皇帝咱先不表，正表表那重根安幼童。

話說安氏住在雲霄府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就是三年之久。這年重根年方六歲，精神憐（伶）俐（俐），就過於旁兒。這日，雲在霄之弟在岫，在霄之子落峰，在書房中玩耍，看見牆上掛著一張畫，上畫著一個小孩在園中，拿一把小斧，那邊有一棵新折的嬰（櫻）桃樹，旁邊站著一個大人，像是斥罵這小孩子的樣子。重根不解其意，正趕上在霄在屋中看書，遂問道：「此畫是甚麼人的故事？」在霄見他問的有意思，遂告訴他說道：「此小孩叫華盛頓，是美國人，那邊一人是他父親。原先他父與他一把斧子，命他出去遊玩。他到園中，把他父親最愛惜的一棵樹，被他斫折了。不[多]時間，他父也到園中，見樹倒折在地，遂問道：『此是何人伐的？』華盛頓直言無隱，遂道：『爹爹呀，是我伐的。』他父見他不說謊話，轉怒為喜，就把他赦了。到後來，英國待美國人最暴虐，他帶著兵血戰八九年，叛英獨立，是世界上一個大奇人。」重根聽在霄說完，遂問道：「此人可學不可學呢？」在霄說道：「此人可學。」又問道：「得怎麼學呢？」在霄說：「得唸書。」重根說：「舅舅何不請個先生，讓我們唸書，也學華盛頓呢？」在霄見他說話甚奇，遂又想到：「我國此時甚是軟弱，若是出一奇人，也是我國的幸福。再說我兄弟兒子，也全當唸書了。」於是寫了一張請先生的告白，貼在門首。

這日來了一人，上前把告白揭了，家人將那人領至書房，見了在霄。在霄問道：「閣下貴姓高名，那裡人氏？」那人說道：「在下姓侯，名弼，字元首，黃海仁裡村人氏。」在霄聞言，驚訝不已。正是：

英雄想要學賢智，來了仁村是正人。